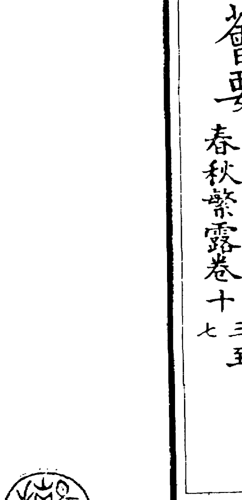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春秋繁露卷十三至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五十四 子部

春秋繁露卷十三　　　漢　董仲舒　撰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案此篇他本缺

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凉以殺冬寒以藏煖暑凊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凉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

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案此篇首他本闕三百九十六字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閒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

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猶題直立端尚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絶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妢_{原註音分}員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

天地之象以要為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他本以上俱闕）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

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案他本膚作慮）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

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卧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

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案他本神誤作初）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内視反聽言為明聖内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案他本下有人字）之然者矣物固有實

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絶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鬬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横恣絶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

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案他本脫曰水勝火四字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案他本脫下司營二字）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諂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諂主以邪導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案他本及作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太奢侈過土失（案他本失誤作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

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為案他本為作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捄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案他本下誤作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淄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

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案他本主誤作生）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

惡絶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_{案他本以字在信字}上_{脱事字}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强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_{原註疑是胥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

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案他本賂誤作路）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閭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案他本朱作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婬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案他本稅誤作瑞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胻原注去聲痛咎及於

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滃羣漉陂如魚咎及鱗案他本無及鱗二字蟲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良賢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人案他本人作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内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

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𣪺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不來梟鵄羣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宫室之制謹夫婦之别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𣪺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婬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黄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𣪺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

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案他本杖字誤移在誅字下把旄鉞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案他本祠誤作伺兵入則振旅以閑案他本閑誤作閒習之因案他本因作困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飾兵甲警百姓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嗽筋攣鼽塞咎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網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梗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張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

鼉呴案他本呴作昫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案他本七誤作也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濕案他本濕作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

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

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

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

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

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案他本徙作徒）無決池隄

春秋繁露卷十三

春秋繁露卷十四

漢 董仲舒 撰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案他本下有蚿字）雷蚤行 土干木胎夭卵毈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

不爲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案他本當作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原註一無秋字）木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

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案他本榮作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案他本脫此字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

究誅有罪蒐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

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案他本無者字）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案他本聰作聽）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

作肅言王誠能内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案他本聰作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寛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敬案他本敬誤作欽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

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案他本無可字）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彫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原註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解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掩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

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春（案他本春誤作夏）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烟鴟羽去眯（原註一作眯）慈石取鐵頸（原註一作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案他本而）

可作可而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已〈案他本已作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案他本默誤作然〉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

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而（案他本而作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

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云

案他本脫文章也以下十八字

春秋繁露卷十四

春秋繁露卷十五

漢　董仲舒　撰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案他本易誤作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

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案他本而字誤移在天字上

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案他本闕作曠）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原註疑是他字）

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案他本天作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案他本蕃誤作審）殖至于騂孕（案他本孕誤作厚）男者四四産而得八（案他本八誤作人）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于周以郊為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

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案他本者作也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案他本莫誤作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返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

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令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悦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

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

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

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原註一作殃）乎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藴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秏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案他本愈恐懼三字在有此災句上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是家案他本脱下是家二字者安得立為天子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家案他本無家字天之所予也案他本無也字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

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案他本及作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案他本叙誤作後）逆于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郊祀（案他本祀作祝）曰皇皇上天（案他本天作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案他本焉作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

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

絶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案他本謂之作之調）闇盜（案他本盜作甚）而已無名姓（案他本無字誤移在姓字下）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其（案他本其作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案他本其作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

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不若於言者人絶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

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絶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絶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案他本無其字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案他本口誤作曰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

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絶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案他本唯作為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案他本違誤作為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

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賔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

牲滋徵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案他本幼作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

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案他本臣誤作至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

下察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皃當鶩

鶩當皃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

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案他本脫賜字）骸骨伏陋巷（案他本脫巷字）

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

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十五

春秋繁露卷十六

漢　董仲舒　撰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淑（案他本淑作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案他本無為字）贄羔乃有類其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

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清案他本清作親而不蔽其惡内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

狀如石樫而不可從燒（案他本燒作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巃嵸﨑崔嶊嵬（案他本嶊嵬作嵬崔）嶵巍久不崩陁似夫仁

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案他本殖誤作殖器用資曲直案他本直誤作豈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瀰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案他本高作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案他本上誤作止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案沄沄二

字黃氏日鈔所引同他本誤作汔汔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徵案他本徵作嶽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原註或是困於火案他本火誤作大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案他本咸得誤作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案他本令作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案他本脫生字）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案他本下有起字）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

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案他本社誤作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案他本祝作祀下同）齋三日服（案他本服作取）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具老（案他本具誤作其脫老字）猳猪一置之于里北門之外市中（案他本中

（誤作者）亦置一猳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祀（案他本祀作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案他本釜誤作全）於壇臼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長各三

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案他本脯作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案他本徙誤作徒）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無興土功聚巫市傍（案他本傍誤作傷）為之結蓋為（案他本蓋為誤作為益）四通之壇

於中央植黄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𩞄（案他本闕母𩞄二字）五元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為祝齋三日衣黄皆如春祠以戊已日為大黄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案他本四作五）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案本句五人上疑有脫字）衣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已不雨命為黄龍又為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

之南方壯案他本壯誤作牲者西方沽原註未詳人北方原註下疑少一字

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門為

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

之桐案他本桐作相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

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

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案他本闕馬字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儛龍六日

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祀井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爲小龍(案此下疑有脫字)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

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案他本神誤作袖山神淵積薪夜擊案他本擊誤作繫鼓譟而燔之為其旱案他本旱誤作早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絶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案以下他本闕一百八十字三日各衣時衣

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雨之大禮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縈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

中尉陰雨太久〔案以上為他本所闕別以第六王道篇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五十字錯簡複見於此〕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原註一作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於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意常〔案他本常誤作韋〕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

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鋪而（案他本鋪而誤作顧）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案他本無大字）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案他本上誤作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機（案他本機作杌下同）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尊實麷原註一作麩也夏之所受初也機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穀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案他本司作可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礿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

聖人之所謹也（案他本大禮也三字誤移在此句下）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案見不見之見者六字他本作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案他本事作祀下同）孔子曰

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
案他本下作子
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案他本其字誤移在上字上）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案他本誤移不能成三字在此句下）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是故和（案他本無和字）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案他本無生字）

北方之所起前[案他本闕前字]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案他本脫始字]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案他本正作止]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

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案他本無壹字）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案他本極盛作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

則凝氷裂地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

也陰陽之平案他本平誤作年也其氣案他本下有於字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

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寛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目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原註三字未詳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原註此下疑少五字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

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原註一作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内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猨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

氣常下（案他本下誤作不）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若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群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勿為適之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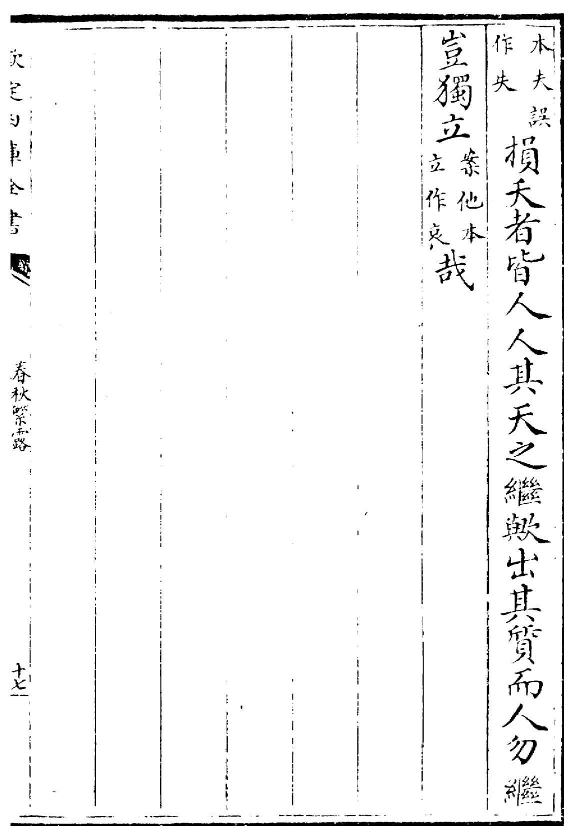
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氷泮而殺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案他本傷作僭）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壯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

相遇跡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閒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案他本靜作淨下同）神靜神以養（原註一作愛）氣氣多而治則養身（案他本身誤作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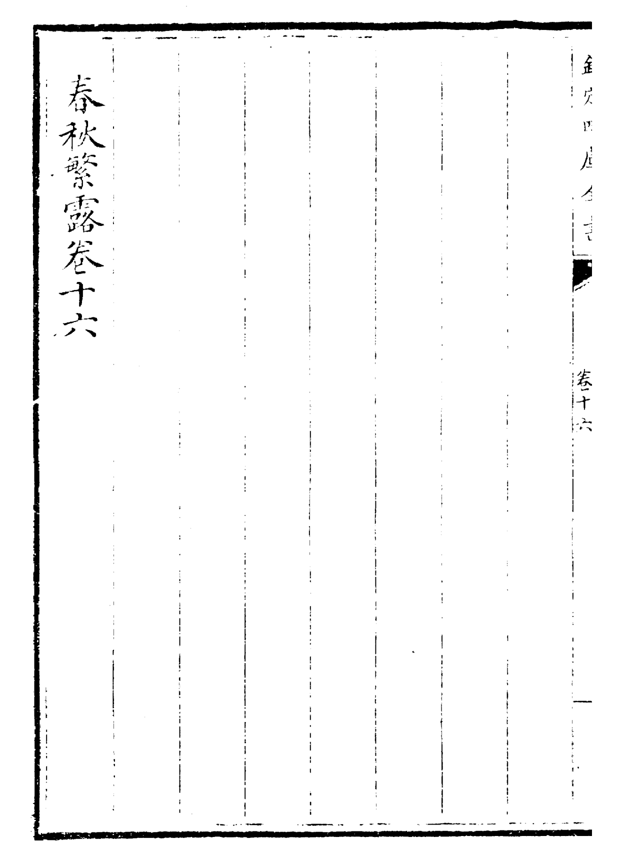
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内充也外泰不若内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案他本恤憂作憂恤恨者生之傷也案他本也誤作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案他本如作知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閒故

生宿麥中（案他本中作正）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案他本平作乎）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大（案他本無大字）得天地泰大（案他本無大字）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讎也

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
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
其壽亦讐於不久久與不久（案他本脫與不久三字）之情各讐其
生平之所行令如（案他本令如作如令）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
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
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
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
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案他



本夫誤作失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勿繼豈獨立案他本立作哀哉



春秋繁露卷十六

春秋繁露卷十七

漢 董仲舒 撰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案他本風冬誤作冬風避重漯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

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芥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

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之大體各其時所之美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

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徳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案他本敵誤作適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

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

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案他本體誤作禮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案他本光誤作尤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

取（案他本取作最）象於天（案他本下有也字）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

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案他本卑誤作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案他本死作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

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案他本非作兆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秋冬夏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出案他本出誤作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案他本徧誤作偏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

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

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拨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案他本下有而字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為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

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
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
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
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
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
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
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之也所以成功繼
之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

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寛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寛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案他本地作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

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為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

氣與之流通相殽饌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殽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案他本氣作易）邪正之風是殽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及殽化與運連（案他本連作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

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原註闕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

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揺蕩四海之内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淳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原註一作猶此觀之夫物愈淳而愈易變動揺蕩也今氣化之淳非直水也而人主

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

殽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

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

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

名者所以别物也親者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

詳逺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

古今通貫原註一作道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

别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

天人之分覩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内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

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案他本而誤作不)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案他本盜誤作道下同)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

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故（案他本故誤作無）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案他本情誤作精）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原註一作情）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徵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

慮遠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僴静為宅以禮義為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寛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强弗能入蜩蛻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

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

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年所集（案此句年字上下皆原有缺文）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説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

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
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
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
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
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
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
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
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

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况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

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春秋繁露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謝愼